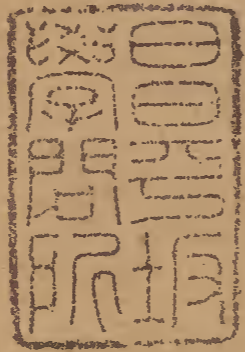


北史

六十之四傳



				五〇	漢書門
二	四	五	七		
四	二	四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〇	五〇			漢書
函	二	四	七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16)
函號	280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

曾孫密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謙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奮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為別將從余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賀拔

漢書文庫

民國用印

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眾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驃馬及秦所著平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為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眾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於地視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歷位司空太保拜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即舉哀比塋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為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臥疾暮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後襲趙國公攻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為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

略仕周爲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
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在國
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
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
郡公爲聘齊使主卒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
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
齊歿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卽襲其官爵曜旣不得嗣朝廷以弼
功重封翟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
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
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介朱榮破元顥榮誅隨介朱兆入
洛及魏孝武西遷樹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
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

沙苑標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鞞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

小兒不知樹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
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
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
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
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王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
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
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
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
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
扼其喉前有高麗遠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

文昇不足為意今率眾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
 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
 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
 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
 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
 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
 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
 密以為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
 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
 此人關可得給眾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
 至閩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人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
 詢妻家尋為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眾謀逃其

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
 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邢孝德孝
 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
 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
 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恠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
 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
 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于讓遣說諸小賊
 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眾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
 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
 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敗將還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
 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

以廓清天下為事，令掩據與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郟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竝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毋入死，與官軍連

陪考行間
作間行

戰會密為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眾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揚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竝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宰，總眾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竝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竝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綬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弒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旣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之食乃請

隋考部下
下有开卷字
翻下有以字

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遠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
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
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
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
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
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礪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
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
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
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
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
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密後之

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
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
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
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
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
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
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
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
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
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
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

固守以貴為統軍後從余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
天寶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余朱榮有功封革融
除郢州刺史入為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
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
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
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眾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
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眾四萬
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
坐此何為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為陣與雄合戰貴
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隆任祥聞雄敗遂
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
金危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

妙正當爾耳進爵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
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為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
有羌酋旁乞鐵忽因梁合定反後據有渠沐川擁眾數千家與渭
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
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沐川置岷州朝廷重功
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
人開府李光義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眾反開
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
道降之竝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
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
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
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

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愷誅竝廢于家善不幾卒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沒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備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乘人更得令主

開字

隋書共作
兵

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捷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今破竹已成奈何若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軼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穎馳驛監軍與穎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共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

隋書卷六十一

敗及乎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
之師公舉無遺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
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
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
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
忻擊突厥高頴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
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
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玉豈有常乎相
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進結天下可圖
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
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多有器局諸兄並以及馬自達
愷獨好學晉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是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
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作誅宇文氏
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
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醜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
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
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
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旣而上
建仁壽宮有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
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
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
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
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
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

右

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得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楹為隆棟將為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

拒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修十四步其博並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進之義所窮其趣或是不然雖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並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杆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室基竝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表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

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周夏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官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係練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燈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室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也圖相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圖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尺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敵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

文選注作複
廟重覆

堂璧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
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
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
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
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
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
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
制東京賦曰乃營二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
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
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東
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
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
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鷓尾其門墻璧
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
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
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
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
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宮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墻
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
皆用擊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
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
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

間以應基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
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
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支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
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竝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
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
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
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
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
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宣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

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
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
以良家子鎮武川代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勳
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騎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
賀拔岳與余朱榮征葛榮後崇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
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爲侯莫陳悅
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
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卽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
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
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竇泰復弘農

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
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大保歷太宗伯大司
徒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
人常昇曰吾比日聞下筮者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
是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
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
儀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眾守
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
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
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道擊龍泉文
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

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
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脇為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
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
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
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
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
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
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為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
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
生以為歡笑卽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

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即位頴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
恐頴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
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
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氣度初事余朱榮為統軍普泰元年封木縣子
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
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合定圍逼河州以順為大都
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
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
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
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羌符安壽遂
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

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
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在國其年薨崇弟瓊歷位荊州總
管上柱國封修武郡公瓊弟愷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
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勳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為公天和中為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為聘齊使王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喻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
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
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真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
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
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為涇州總管保定
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崑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
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文餘曰惜爾不

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

謙字叔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

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

以謙父頌行陣特加殊寵授在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

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

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

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善觀謙憑險觀變隆

州刺史高阿那肱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

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救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願望天下

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

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便發

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在國達奚善高阿那肱大將軍

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孱等眾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

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慧等諸軍聞睿將至眾遂潰謙所署大將

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珣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慧虔

密遣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慧虔之反已也竝令守成

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

出乃自率眾逆戰又以慧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

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慧虔以成都降隋文

帝以慧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眾竝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

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才名自取密遭風雲

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眞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適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槩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追馬得長坑之後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效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尔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南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常山郡開國公于謹使持節柱國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爲八柱
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贇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淮安王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北州諸
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遵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
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
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
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將
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屬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義同
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
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
月簡閱之甲槩戈弩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
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竝
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
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
望素在諸公之下竝不得預於此例

丁卯二月廿三日讀畢 同十月十一日夜校

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
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
逃匿人間及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方俟醜奴平秦
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
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
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
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
郡公賜姓拓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
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傳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
入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
官謚曰孝定

勳字魏與性忠果行於除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秦龍定

關中周文嘗謂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勳曰
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
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勳可
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勳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
傷甚衆勳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
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
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勳弟懋字小興盟之西
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平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
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為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
未申喪紀服齊斬者竝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
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温
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

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卽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勇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優禮不須遠任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郿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王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

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為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王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替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在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罪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至親盈耳言怪語構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波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王信用左道所在誼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侯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為葛榮

所獲信既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為獨孤郎及余朱氏破葛榮以信為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袁賜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為大都督及勝弟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眾屆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灑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為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荊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眾寡

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為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為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穎豫襄廣陳留之地竝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灑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為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荊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

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
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素
為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
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
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
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
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
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
襲其西南達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
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為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
大將軍錄前後功贈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
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蒯善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
武成縣侯第六子隋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
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之服
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
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周孝閔帝
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官
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
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啟霸業唯有
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
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又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
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
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
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為嗣及齊平

為

羅至而善卒又以羅子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師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為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隋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為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城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施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封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

隋書城作

因善與封子

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
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豐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
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
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
事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史隋性好左道
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
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鑿視之皆曰此猫鬼
疾上以隋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隋所爲陰令
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隋隋言無有上不
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頴納言蘇威大理正皇

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隋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
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
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
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
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
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
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
來無往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
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祇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
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
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
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隋未幾而卒煬帝

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隨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武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勲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祈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

將軍魏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介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閭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閭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四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四匹大統元年別封真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

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
出又從大仇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
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於溼曲
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
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
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
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
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
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飲之
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
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翹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
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
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
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
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
護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恥不及因以爲嫌至是
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
拜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嘗與參議嘗有
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
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啟戎行
得一覩誅剪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
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
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

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
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
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
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
恩遂不肯署綈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
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
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
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
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
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
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牛備
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上君賜子後從一擊去
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肅一擊去
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葉爾一擊去
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隋文帝長
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
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
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
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練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
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
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
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只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
刺史右武侯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

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為之廢朝令率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賜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為南郡太守為

所所慶弟雖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鎮川南郡扶風太守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勲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為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竝交結突厥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伏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以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在國

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
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入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
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
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恠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
皇中襲爵陳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
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
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
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
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
十一而孤居喪哀禮長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
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
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農襄下
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遼國
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大統
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
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
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
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
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
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
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旣與梁通好行

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風素
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
周文後聞之竝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漑灌之處
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
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
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
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
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
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
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
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
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繁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龍縣侯後襲
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
府儀同三司宣揚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
軍追封清都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
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竝著政績
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隋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
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
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
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遷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
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
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
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

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

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

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

眾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

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刀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

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

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

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為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

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

出為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據戎夷慶留心撫綏

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為小司空歷雲寧二州

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

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

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

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

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

千段鑿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

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鑿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

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詠

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

書

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
 以瑠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
 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頰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
 毗一軍法制肅然頰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
 尋加尚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
 妻子俱配為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
 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
 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
 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
 從何為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
 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
 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
 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
 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法統
 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
 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
 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
 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
 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
 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
 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
 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
 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
 去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

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為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為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為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隨勝部會荆蠻騷動三鵝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攻梁下澁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

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以幸得息肩有道備如以認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為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外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雍至异亦嗟挹為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為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尅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

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互
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
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
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
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
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竝思
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
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王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
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
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
於齊寧擊破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卽以
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
不以衣公推心以委公蓋如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
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
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
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
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
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
諸珍藏而渾王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
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
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
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虜渾王妻子大獲珍物寧
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
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

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尅捷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擣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訶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

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筭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庖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

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後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卽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澄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而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

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常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口詎知今早樹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克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職

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勳賜爵武

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實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寶實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為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退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入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為作周文書招募得

周書為仇

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
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
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
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
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陽拔之獲郡
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
郡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
至竝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
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
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
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
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
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穎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
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
留鎮荊州委以錫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譽來以襄陽歸朝仍勒
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譽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
譽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
柳仲禮拔安陸隨郡父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王因聚
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
書僞稱道王凶暴歸功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
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治於是應禮安隨竝平
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
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

致用書至作

軍事進爵為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為人害
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
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眾洪遠脫
身走免自是首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
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涇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
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
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為司
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
刺史蕭世怡竝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
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
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
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
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救景宣統水軍
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
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
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
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
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
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
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詎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
鬱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
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及古同

千

寶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
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温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竝
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
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
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閣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
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
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
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
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剋之效亦足稱云爾

丁卯二月廿六日晚畢 同十月十二日晚畢 校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終

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王羆 孫長述

王思政 僧辯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運

王軌 弟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膺
直木疆處物平富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
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
亮後轉定州啓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
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羆為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
用及寇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羆反叛乃拜羆冠軍將

及古開 正正

奉字衍

用考令作分

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
 奉祿優厚何為致辭罷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
 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
 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
 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罷鐵券云城
 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
 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
 使箭中王罷額不爾王罷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
 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顯入洛以罷為左軍大都督顯敗莊
 帝以罷受顯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罷行
 南秦州事罷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
 曰汝等皆王臣也今王命我為刺史汝等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

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之
 舉罷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
 危懼罷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督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霄濟襲
 罷罷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罷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
 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
 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
 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罷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
 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
 遣使勞罷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罷曰何不早降罷乃大呼

輕字衍

秤

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
 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
 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
 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
 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
 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
 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
 京城漚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
 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
 國家兵何為太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
 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
 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
 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
 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然之
 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送松
 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鞭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必
 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為巧
 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
 其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
 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
 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奇
 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郎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羆
 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

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
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
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
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
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脩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
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
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
文楷起部郎

擾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
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方侯
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
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洛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
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大後功封祁縣侯為武備將軍
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
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能開
中有峭固之固且士馬精疆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
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
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
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
任責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
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
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
至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
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已從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

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
 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
 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
 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路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
 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
 中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
 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
 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
 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
 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
 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而
 莊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十三才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
 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
 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
 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壘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蕭小歡
 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
 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
 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
 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
 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
 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大尉李弼
 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夜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
 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

受

因書無上
賦子

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異為已用思政知景
 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
 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
 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
 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
 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眾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
 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
 攻具仍募勇士繼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
 更益兵糧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
 多亦崩頽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
 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
 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末珍意以為關其乘樓船
 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
 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上山
 復中矢而斃禽末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末珍曰僕之破亡在
 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
 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
 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
 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
 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
 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
 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彥深以下引見文襄辭氣
 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
 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

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

嘉靖
萬本先
作別

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
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
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
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
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
呂陵始叱奴與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進壽開平林舊道
迴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
時鎮潼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先
管拒守迥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
乾運降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
約束開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峻峻
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
史蕭揚與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
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搆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
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搆被圍五旬頻戰為迥所破遣使乞降許
之搆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
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
私焉詔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
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劔閣
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
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
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
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周文
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

七史卷之二

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眾度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鄭國公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祖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祖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眾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昭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走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洛貝趙真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求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邴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遜迥又遣

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
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卽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
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府刺史烏丸
尼開府尉遲雋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
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
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弔軍
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
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頴馳驛督戰惇布
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
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
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
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
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
觀者如堵高頴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
敗遂入鄴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
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
衍追及之並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
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感於後妻王氏而諸子
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等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
齊人達等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於
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
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而功授開府安國郡公後以女爲宣帝
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
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迴從孫庫

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綉百匹迴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一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二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東平明帝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弟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

運

柱國人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

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諫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前運為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直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
 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林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官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官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政惡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預其事者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山為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世為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頗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

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郟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
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
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
潛於清水入灌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
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吳乘決水以得
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碍於車輪不復得過軌
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
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
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
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泥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
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
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
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撻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
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
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
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
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
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謂弼曰
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讎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
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
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
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稱武帝髮曰可愛好老公但
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
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

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諫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
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
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
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與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
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
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
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
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
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
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
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

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
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
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
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
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
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
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
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
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
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
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

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
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
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膏
災肆赦此為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
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
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
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
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視詣朝堂陳
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
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為聖主而可
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
女用實後宮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戚同怨聲溢朝野請
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
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
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
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淫刑酷罰
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
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遣改更散前制政令不定乃至
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
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
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
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
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處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

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
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
漫士庶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
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
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
假手脫有科謬便違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
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
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
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
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庶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
業方固大尊若不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而食矣帝大怒將戮之
為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
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
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
又皆相賀以為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
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滄陽令開
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
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
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
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
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
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
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綱
積惡勛誤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
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
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瞻
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
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
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剛運積宣王室
一益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
竭方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
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執志惟無
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
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存古之遺直
之風乎

丁卯二月廿七日夜讀畢

同 十月十三日校

四月十一日
二月廿五日齊齋畢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曆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人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

入

歷

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
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
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
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
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
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
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
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
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
青雀等詐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大然惠達等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
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入盡心勤公愛
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于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
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
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
中寶寅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
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
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
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
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
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孰
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

景劼及首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
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
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
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
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
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
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

有王佑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
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
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
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
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
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入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一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
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
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
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
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
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其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
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
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
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
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
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正清
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
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
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
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
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

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真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故古之聖主，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其力。其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雨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雞豚以備生

北史卷六十三

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
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
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
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
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
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
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
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
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
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
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
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
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
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
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
由此而言官入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入若有
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爲
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入者多云邦國無
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摧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

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寧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怨悔矣其五極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常勤於中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思遠大念存薄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利百以滿王

豫

豫

周書作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經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紵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像理無方則吏如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

時周書將作

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將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
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
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又之
時惟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
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
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釋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
不造載緜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

周書皇皇

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和百揆魯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
明克又迪七德敷九功彞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
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
職尉惟司徒武在止文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
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
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
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
為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

七

七

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
 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
 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未賴悖其序萬物以傷
 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
 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
 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
 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
 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
 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
 崇厥誠勿誓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
 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
 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
 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
 功將及叔世逃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
 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
 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
 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
 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
 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
 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
 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
 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
 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用書及作
反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
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
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
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
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
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
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為
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
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字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
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
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
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
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
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
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頴屢言其
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
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受太子
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
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
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岵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遑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廢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然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入饒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因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

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人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鬱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世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
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
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儻
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
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
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二人俱
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并紫莫能逾其質松
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
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肯漢之
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

賢參燹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學其能新時務朝寄爲重
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
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
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
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
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
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
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
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
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
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曾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

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貞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尅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

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
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
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
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
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
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
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圈
一夕而就帝見夔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
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關字
勇

授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

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
當官強濟特為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
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獫頭氏有功除散
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
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雅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父祐泰
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
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深器之而謂人
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
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椽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

七史卷三十三

卷

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
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亦
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
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
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
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
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
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密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
會言記人之善忘人之惡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
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岷州刺史朝廷以其作教本州特給路車
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
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二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
弟綽俱知名然綽稍小逮亮至於經書進趣亮又滅之故世稱二
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今日才至不怪
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
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
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為行臺郎
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
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
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
之曰何得便爾湛曰聞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數十聲徐
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
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

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主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
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寅復
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
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
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
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
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
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
與寶寅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
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
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甚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
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
屬其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濶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
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
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為利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
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
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
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
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
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疾
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

下雅字衍

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丁卯二月廿九日晚畢

同十月十四日校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慶慶子機機子述
機弟弘旦肅從子塞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末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

用考每
即字

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末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
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
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
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
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寇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
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
峰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
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
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
老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
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
意入道恒書中道恒在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

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命道
恒及琛等峭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
鎮玉璧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
玉璧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
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
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
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
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

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
 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
 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
 訖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
 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
 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
 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
 援適憂爾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
 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
 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
 關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
 我者一依此言

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
 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
 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
 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
 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
 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
 爾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
 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
 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
 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
 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

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
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
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乃於郊盛
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
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
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
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
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
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
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
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
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
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
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
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
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
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
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
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
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
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
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自汾北築城遣
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

月

周書彼作

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
 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
 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
 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
 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
 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
 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
 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日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
 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
 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
 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
 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
 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
 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費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
 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鶚又募
 山南號銳汾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
 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
 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
 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
 兵勢三鶚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
 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此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
 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過外之軍引其腹心之
 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
 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善忠良闔境熬然

兵

害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權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平、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克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郟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

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小以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

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稅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

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諡曰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愛

夏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夏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之借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夏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夏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

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夔答帝詩願時
 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
 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嘆曰
 此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嘆曰
 酬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
 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
 乃造夔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弘正乃
 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
 與夔夜宴大賜之練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城唯取一匹示承
 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夔至州與孝寬相見
 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
 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
 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辨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
 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
 宣帝在東宮亦遺夔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夔
 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
 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夔子璿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
 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
 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夔又
 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
 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
 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
 故文筆多竝不存建德中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遠

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
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為
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忽違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
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
夫汚陝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
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為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
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

因此亂潛恐生搖動今以秀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

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
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莅
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
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闍更
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趁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
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
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之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違此及與言遠慕
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撰為
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

用乎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
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
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異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
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
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
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李弟世約宦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

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北城
爲玄感所獲命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
於高陽少子福槩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
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
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
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
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
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
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

齊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
隨州刺史

上大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
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
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
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卽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
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
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
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
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
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
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
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
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
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
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
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上降
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
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旣至南寧渠
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流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
州長史元崑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洸馬世
約譖崑於皇太子謂太子曰古人云酷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竝聚眾為亂冲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撫鞞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為豫章王陳納冲女為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為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為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歧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

授

嘉靖
萬年
存
上有盛
字

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
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
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
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受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
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
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
雍州刺史存望第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頴立為州都督引
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
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
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
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
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
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謨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
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
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
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
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
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
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
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
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
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
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表諷在潁

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為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
為之語曰北府裴諷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
不寢李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
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
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
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
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
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
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
徒聞後世無盜當時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
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致班固致
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者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敬家
後代紛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
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
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
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為丞始令監掌焉
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
又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
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
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
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
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

益

紘莫

紘字李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
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

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哀貶人倫；弟則管轄郡司，脫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枹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

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檜弟鶯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卽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

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轉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鸞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

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
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
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
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首飾之服可奪以此從彼
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
以苦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
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奉迎輿駕仍
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
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
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

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
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
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
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慶陵王欣魏之懿
親其甥孟氏屢為克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
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
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請京師寄人居
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
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
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

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
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
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
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空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
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
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
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
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
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
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
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

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
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
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
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
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
疎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
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
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
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
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眾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脚綬綬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子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

推

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賦曰二柳俱催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務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後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而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
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
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楊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
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
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
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
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送假之從吏請勒下流
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
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
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
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
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弘弟巨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
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
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且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
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巨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
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
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
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中見疎斥帝
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

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泄漏使柳庸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

官
機從子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于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雅望善談詭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

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敬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曼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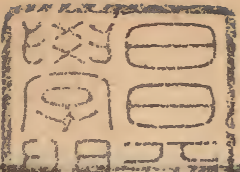
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
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救蹇之曰今以卿作輔
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
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知其非不能
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
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闕字
沙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開在似
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
農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
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
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
飲馬清渭卒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析骸勢危實戶終能

摧

奮其志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催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
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
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
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
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
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
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
精神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益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
異途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誅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
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
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



惜矣丁卯二月晦讀畢十同十月十六日校

及古開 卷

三

